

# “双高”背景下 高职专业群建设的内涵逻辑与实践取向

——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为例

米高磊 郭福春

**【摘要】**专业群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基础单元,是高职院校管理服务的基本载体,实现高水平高职专业群建设成为破解高职教育“质量”和“结构”两大问题、完成“双高”建设计划的关键。本文以剖析高职专业群基本内涵,厘清其理论逻辑、组群逻辑、行动逻辑为基础,提出从产教融合、课程设置、双师队伍、1+X 等四方面开展实践,提升高职专业群建设水平。

**【关键词】**专业群 内涵逻辑 实践取向

##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重点聚焦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紧迫需求”,以及民生改善与就业创业“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的现实需要”<sup>[1]</sup>等经济、民生现实问题,明确点出职业教育破题之道是调整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结构与提升培养质量。高职教育作为我国职业教育主要组成部分,其教育模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sup>[2]</sup>,人才培养适应中国国情社情,是打赢技术技能人才结构和质量攻坚战的主阵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出台《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sup>[3]</sup>专业群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基础单元,作为高职院校管理的主要依托,显然是落实系列政策、解决现实问题、实现质量目标的主要抓手。

1. 专业群建设是提升技术技能人才适应性的客观要求。

从内外联动视角反思当前人才培养结构。专业设置与产业对接已成为高职院校开放办学的共识。若仅聚焦某热门产业或行业,单点考虑增设、调整专业,忽视产业集聚发展、链式需求,必然导

致单点专业增长过快、专业结构同质化等问题。同时,单点思维会导致各专业“单体资源稀释”<sup>[4]</sup>,单个专业无论实力强弱,均难以独立满足产业发展需求,使学校人才培养与市场人才需求对接出现结构化失衡。

从未来发展视角反思当前人才培养质量。高就业率体现了高职院校“职业化”“专业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优势、职后离职率偏高及职业生涯发展乏力等问题,引发高职领域反思人才培养质量。单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目标设计往往面向某一个岗位,即使设计多个专业方向,也仅面向若干岗位。考虑单个专业课程开设数量、师资团队力量、实习实训资源、校企合作能力等客观限制,导致人才培养“技能化”有余而“发展性”不足。因此,面向产业发展所需的职业岗位群,构建相契合的专业群建设,共享人才培养资源,优化人才供需结构,对提升高职毕业生就业迁移能力、发展适应能力具有积极作用。

2. 专业群建设是服务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现实规约。

技术创新对高职专业建设提出新目标。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新设备、新技术、新管理,同时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高职院校作为培养产业发展

收稿日期: 2019-08-20

作者简介: 米高磊,浙江金融职业学院质量办重点办工程师;郭福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副院长、教授。

生力军的主阵地,理应突破技术技能传承与培养原始定位,主动承担新技术应用与创新的使命,调整优化专业设置和建设,对接技术发展增设前沿专业,融入新技术要求完善原有建设,为新技术应用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做好高职教育“类型”培养。同时推动技术研发与知识创新,提升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彰显高职教育“高等”属性。

产业发展对高职专业建设提供新要求。产业集群是具有地域性、根植性特征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sup>[5]</sup>,关联或交互企业融合形成共生体,延伸产业链,提升规模经济效益,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高职教育是与区域产业发展伴生教育类型,一方面,需要对接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人力资源需求,立足原有基础与区域优势,构建与区域产业集群相适应的专业群。另一方面,借鉴产业集群发展经验,发挥集群效应、共享优势,主动谋划专业群建设,消除单个专业整体对接产业发展、技术进步不足的劣势。

3. 专业群建设是实现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高职教育历次政策实施均以专业群建设为抓手。2006年《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明确列出“特色专业群”建设任务,引领高职走入示范建设期。2015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组织开展特色优势专业(群)建设,推进高职后示范时期的内涵建设。2018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及2019年《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明确将专业群建设作为推动高职教育质量发展的基本抓手和动力支点,作为遴选和考核的基本单元。

高职教育质量提升路径均以专业群建设为主要依托。高职教育已由规模扩张阶段转变为内涵建设与高质量发展阶段,“双高”建设内容显示质量提升路径主要为“四项打造”,即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高水平专业群、高水平双师队伍,以及“五项提升”,即提升校企合作、服务发展、学校治理、信息化、国际化等水平。<sup>[6]</sup>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师资培养的载体必然是专业,校企合作、社会服务、国际影响的落实主体必然也是专业,同时为推动学校治理、信息化建设等建设内容的创新性开展,必然要求专业组织逻辑的变革与重组。

## 二、高职专业群建设的内涵逻辑

### 1. 高职专业群的基本内涵。

#### (1) 专业。

专业是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根据社会分工需要而划分的学业门类,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所提的“课程计划”或美国高等教育的“学习领域”相近,是高等学校的教育基本单位或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sup>[7]</sup>社会分工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是“专业”,倾向于科学的知识技术体系;在经济领域的体现是“职业”,倾向于工作门类或社会岗位,二者有着必然联系。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分工越细,职业类型越多,专业化人才培养越多。职业直接对应社会岗位,其数量远超专业数量,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我国社会职业细分为1838个,2015年版《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所设专业为747个。因此需要考虑专业教育的针对性和覆盖面,实现一个专业对应多个职业。<sup>[8]</sup>

“高等教育的实质是专业教育”<sup>[9]</sup>,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将专业作为技术技能培养的基本组织形式,相较于普通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侧重于知识分类、学科分类,稳定性较强,强调学生研究能力和综合能力培养,具有鲜明的学科特征。高职教育专业设置侧重于职业岗位(群),动态性较强,强调学生技术技能与职业素养培养,具有鲜明市场导向。显然,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与职业对接更为紧密,职业增减决定了专业的设置,职业需求决定了专业的培养目标。

#### (2) 专业群。

文献查阅发现,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等职业教育的研究实践可查到专业群的论述,但并未准确定义,构建体系化建设思路。2006年,高职院校示范建设明确将专业群作为建设目标,提出加强重点专业领域建设,形成以重点建设专业为龙头、相关专业为支撑的重点建设专业群。<sup>[10]</sup>官方文件明确提出专业群概念,从词意理解,专业群就是面向某一领域由某个重点专业与若干相关专业组成的组织结构,其概念内涵、价值意蕴并未给出明确解释。随着示范建设的逐步深入,高职学术领域逐步将专业群的理论实践内涵丰富起来。

分析发现,关于专业群内涵的界定主要分成两类。一是从学校内部视角将资源整合共享、内部管理重构作为专业群建设出发点,将相近性或拥有共同基础的专业组合为专业群,同时明确服

务社会和产业发展仍是专业群建设的落脚点。如袁洪志提出的以重点建设专业为核心专业,若干工程对象相同、技术领域相近或专业学科基础相近的专业组成的集合。<sup>[11]</sup>二是从社会外部视角将服务产业整体发展需求作为专业群建设的出发点,将产业链或产业集群所需的专业组合为专业群,同时明确资源整合、管理重构仍是专业群建设的主要手段。如易新河提出的由跨二级类的专业组成专业群,通过核心专业的带动和专业间的依赖,形成合力,提高高职院校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sup>[12]</sup>

两类概念界定的根本区别是专业群建设的出发点不同,落脚点其实相同。从社会外部视角出发,以提升服务社会和产业发展能力为出发点,倒逼高职院校变革专业建设和管理模式,突破原有相近或共同基础的束缚,拓宽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思路,目前看来更具现实意义。

## 2. 高职专业群建设的逻辑。

### (1) 专业群建设的理论逻辑。

专业群建设需明确遵循什么样的理论逻辑、定位什么样的建设目标,这是开展专业群建设的逻辑起点。首先,明确守正创新,即内在评价标准。如“双高计划”提出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专业群”<sup>[13]</sup>,基本立足点是坚持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教书育人全过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其次,坚持类型特色,即主观评价标准。高职专业群建设坚持突出“职业性”特点,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适应产业需求、促进就业为导向,内部优化专业群建设、主动适应外部社会经济需求。但不可“顾”社会需求而“失”教育规律,盲目追求教育内容与职业需求点对点对接,而忽视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导致专业群演变为技术工人培养的“流水线”“培训场”。专业群建设还应遵循教育规律,即客观评价标准。高职教育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在坚持“职业性”的同时,应遵循高等教育一般规律,实现学生技术技能与综合素养的平衡,部分专业群建设可根据实际要求,遵循学科思维,实现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的平衡。

### (2) 专业群建设的组群逻辑。

相较于普通高等教育基于学科知识逻辑关系组织专业群或学部,高职教育专业群组群逻辑更为复杂和多元,以组群依据为主线梳理出4类组

群方式。一是依据产业(链)需求,即根据产业(链)相关职业(岗位)需求,将相关专业组织起来形成链式专业群,以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群为例,将新能源汽车产业前端所需的技术、研发类专业,如工业设计专业,产业中端所需的生产、检测类专业,如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产业后端所需的营销、售后类专业,如汽车营销与服务等专业组织起来,构建全产业链式专业群。二是依据职业或岗位(群)需求,即人才培养职业定位、岗位方向相关的专业组织起来形成集群式专业群,以国际贸易实务专业群为例,将电子商务、国际商务、商务英语等专业组织起来。三是依据资源共享,即将具有公共课程科目、师资资源、实训基地的专业组织起来形成共享式专业群,如将汽车制造与装备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技术等专业组织到一起。四是依据龙头专业,即以校内某一强势专业为依托,协同若干关联专业共同发展。此种组群形式为示范建设期主流模式,院校从自身管理和发展的角度完成专业群组建。

以上四种组群逻辑各有利弊,产业链式专业群凸显职业性,但多跨专业大类、跨行业领域,群内粘性不足。岗位(群)式专业群依据职业岗位需求调整群内专业构成,凸显即时性,但随着技术革命不断加快,稳定性稍显欠缺。共享式专业群充分发挥了资源集聚效应,来应对产业发展的灵活性不足。以龙头专业为核心组建专业群,具有较好的协同效应,但容易出现建设资源、成效过于集中等问题。专业群组群应根据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及学校实际,综合运用组群逻辑,寻求最优方案。

### (3) 专业群建设的行动逻辑。

专业群建设的行动逻辑是指专业群建设实践所遵循的规律或导向<sup>[14]</sup>,是对专业建设理论逻辑的客观反映,决定着专业群建设的长效发展。应把握好4个行动导向,一是内外联动,即由外向内,主动对接区域产业发展和职业岗位需求变化,动态构建专业群,优化调整课程体系、师资队伍。由内向外,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推动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为区域产业变革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撑。二是集聚创新,即对接职业岗位群,根据岗位技术技能要求的相似性和融通性,打破物理界限,整合、共享师资队伍、实习实训、合作企业等资源,同时,发挥专业群集聚优势,瞄准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开展技术创新研究,

致力于构建人才培养和创新服务高地。三是改革发展,即建立与专业群发展相适应的内部治理体系。如打破系部限制,构建专业群建设组织机构,开展依群建院或产业学院建设等。四是质量绩效,即构建专业群质量保证体系,实施专业群诊断与改进,保证专业群建设质量。<sup>[15]</sup>同时,专业群建设应以成果为导向,注重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产出实效,以绩效考核情况逆向推动专业群建设优化。

### 三、高水平高职专业群建设的实践取向

专业群建设内涵逻辑分析,有助于把握专业群建设基本指向和规律,但实践中需明确建设的基本抓手或路径。应重点从产教融合、课程设置、师资队伍、1+X证书制度四方面开展实践探索。

#### 1. 专业群建设实践切入点是“产教融合”。

产教融合是产业与教育两个系统基于共同利益,发挥各自资金、技术、师资等优势资源,开展深度合作的发展模式。<sup>[16]</sup>深化产教融合是专业群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核心要素,是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已成为职业教育领域的共识。融合深度不足、育人成效不明显难题依然难破。专业群建设过程中,找准产教融合接口、找到深度融合的方式,成为专业群建设深化融合、成效提升的切入点和突破点。

首先,专业群建设过程要找准产教融合接口,需明确双方利益共同点是人才和技术,实现产教两端人才和技术供需的精准联通。人才供需要完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专业群结构联动机制,即通过就业市场人才需求结构变化,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产业需求及结构变化,在系统考虑人才培养整体性、科学性的基础上,动态化、科学化调整专业群结构,优化群中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学校人才输出与岗位人才输入的精准对接。技术供需,要发挥高职专业群建设“高等”属性,重点关注技术革新与产业变革,做好新技术、新知识主动融入的同时,基于育人实践开展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一方面主动输出技术成果,另一方面主动对接技术发展,优化就业需求预测,指导专业群前瞻性建设。

再者,资源整合应是产教深度融合的主要方式。明确产教融合的前提是双方共同利益点之后,专业群建设需转变优势资源的单向引入模式,推动课程、师资、技术、实训等资源的全要素整合。根据需要可突破体制限制,如通过混合所有制将产教两端资源视为整体系统,推动各要素资源的

重组与整合,发挥整体效益,实现资源自生性向共生性转变。

#### 2. 专业群建设实践落脚点是“课程设置”。

课程是推动专业群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抓手。课程是高职院校为实现培养目标而设计的校内外教育内容体系和进程的总和。<sup>[17]</sup>专业群建设过程中,通过对课程的规范,可实现对教育、教学活动的规范,保证专业群内各专业的人才培养达到共同的质量要求,推动专业群整体建设。课程是专业群与产业群融合的主要载体。通过课程标准与职业标准的对接、课程内容与岗位需求对接,课程授课团队校企二元结合,真正落实专业群与产业群的融合。课程是实现专业群内部耦合、集聚发展的主要纽带。专业群内各专业相关课程的融通和共享,以及课程模块的选择和重组是专业群建设的主要要求和基本形式,是群内各专业间潜在知识关系的显性表示。课程设置及优化是保证专业群人才培养质量、产教深度融合、群内协同发展的基本抓手。

构建“平台+模块+方向”式课程体系<sup>[18]</sup>是专业群建设落实课程设置的关键。平台课程以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为主,重点在于学生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素养,做好“前期可共享”的设计安排,为学生“首岗可担”奠定基础。模块课程以专业核心课程为主,重点在于未来岗位所需的核心专业技能和专业技术,应凸显模块化、可组合式,做好“中期可自选”设计安排,支持学生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群内自主选择,实现“首岗可变”。方向课程以专业拓展课程为主,重点在岗位拓展能力或持续发展能力培养,做好“后期可迁移”设计安排,助力学生职后“岗位迁移”。课程体系设计时整体应在科学性、系统性基础上,遵循共享性,重点在集聚核心优势课程资源。

#### 3. 专业群建设实践的保障点是“双师队伍”。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sup>[19]</sup>,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作用做出了精辟论述。深化产教融合、推动专业群建设、创新课程体系等一系列政策、方法的实施,根本目的是为国家打造一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职业院校教师是打造这支队伍的锻造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素质直接决定着人才培养质量,关系着专业建设成效,影响着职业教育发展。

结合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定位及产教融合的客观要求,高职专业群建设需组建一支高水平结构

化双师队伍。一是改变传统专业教研室组织方式,推动基于课程模块(组)的课酬分配模式,打破专业限制,根据不同职业岗位面向,根据不同课程模块组合,组建结构化教师团队;二是通过特聘直聘、共育共享、储备兼职等形式引进行业大师、业务骨干、技术能手,或以校企联建的名师工作室和大师工作室为载体,构建校企融通、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以更好贴近产业需求、技术发展;三是通过教师发展中心、轮训轮岗机制、培养提升计划等,着力提升校内专任教师双师素质、企业兼职教师教学素质,通过教师团队教研、技术创新和社会服务等途径,重点提升教师团队协同创新能力。

4. 专业群建设实践的的生长点是“1+X”证书制度。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提升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拓展就业创业本领,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sup>[20]</sup>“1”是学习者在学制系统内教育机构完成一定教育阶段学习任务后取得的文凭。<sup>[21]</sup>“X”是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代表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技能水平,反映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活动和职业生涯发展所需的综合能力。<sup>[22]</sup>通过“1+X”证书制度,一方面,建立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相互衔接、转换体系,构建国家资历框架制度,有效服务技术技能人才终身发展;另一方面,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直接反映产业新需求、科技新趋势,可有效弥补和强化学历教育灵活性和即时性的不足。

专业群建设以“1+X”证书制度试点为生长点、突破点,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与教学标准的融合,保证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的科学性融入;实现培训课程与学历课程的融合,保证岗位核心知识、能力、素养的强化和拓展;将职业技能等级认证与相关专业课程考试统筹安排,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社会认可度。

#### 四、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实践

1. 以培养精于技能、专于岗位、深于业务的金融产业生力军为目标组建金融管理专业群。

金融管理专业群对接浙江万亿金融产业发展布局,适应“人工智能+”金融服务对高素质技术技能金融人才提出的新要求,聚焦大数据与普惠金融服务新需求,面向现代金融服务业,以金融管理专业为核心,与国际金融、农村金融、互联网金融、信用管理等专业构建以“数字金融+普惠金

融”融合共生的专业群。

专业群五个专业具有经济金融、互联网金融与人工智能等相同的基础知识要求,具有能沟通、懂礼仪、服务意识强等相同职业素养要求,利于资源整合,发挥集聚效应。同时明确人才培养差异化定位,精准对接未来岗位要求。其中金融管理专业聚焦金融机构一线,培养精操作、善理财的金融工匠人才;国际金融专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培养外语精通、国际业务娴熟的国际金融人才;农村金融专业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培养扎根农村、服务三农的小微金融人才;互联网金融专业瞄准“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培养精通互联网信息技术、熟悉金融产品创新的金融科技人才;信用管理专业专注社会信用体系与良好信用生态环境建设,培养从事征信与信用评级的金融风控人才。

2. 遵循国家“1+X”制度,构建书证融通的专业群课程体系。

对接国家学分银行,探索“1+X”试点工作,以金融产业需求、企业岗位要求和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为依据,在岗位职业能力分析基础上,按“专业群共享课程+专业特色课程+岗位能力迁移课程+证书培训课程”架构,系统设计专业群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保证毕业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即可获得2~3本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中,专业群共享课程以促进学生掌握专业基础知识、提升学生综合职业素养、培养与训练学生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创新创业能力为目标。专业特色课程是专业群内体现各专业人才培养特色设置的专业核心课程。岗位能力迁移课程满足学生职业岗位多样化选择及获得多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需要,实现群内五个专业岗位群的互融互通,提升专业人才岗位迁移能力。证书培训课程对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满足学生考证需要,对专业课程未涵盖的内容或要特别强化的实训,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课程也可作为社会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考证培训课程。

3. 聚焦金融科技,打造金融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社会服务、科技创新是高职专业建设的基本内容,是检验专业群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金融管理专业群一方面依托万亿金融产业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杭州有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或企业,构建地方金融产品研发、小微金融研发、互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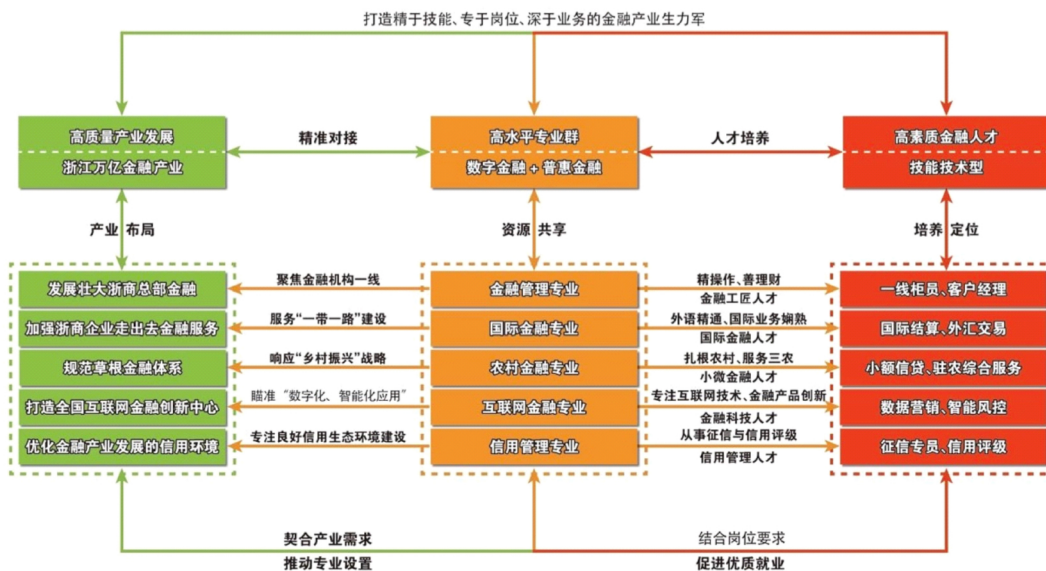


图 1 金融管理专业群逻辑

网与大数据金融研发、信用指标体系构建研发等科技研发团队，凝聚校政行企多方合力。另一方面，开发移动客户端和 PC 端平台服务功能，完成企业评级信息公示查询、技术论坛信息发布与报名、企业培训课程等模块建设，不断发挥研发团队智力优势，建设浙江省数字普惠金融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4. 引培联动，打造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一方面，依托浙江省级“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制定金融管理专业群双师资质标准，建立教师校企轮训“学分银行”，致力于将“教师”培养成“技师”。完善企业员工与骨干教师兼职兼薪制度，兼职教师和兼职员工均挂牌管理，确立兼职教师聘任和管理考核标准，提升兼职教师教育教学能力，致力于将“技师”培养成“教师”。柔性引进企业行业领军人才、大师名匠、高技能人才，不断激发专业教师成长动力，打造“顶尖专家学者、双专业带头人、双师教师”的三位一体的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另一方面，依托行业杰出技能大师工作室指导金融企业新产品研发、技术成果转化与应用、流程改造，以点带面，提升教师队伍创新能力与社会服务能力。建立规模小、资源轻、反馈快的创新型教师团队孵化机制，提高教师创新创业能力。设立创新创业特色容错机制和灵活的绩效考核机制，校企合作设立专项资金，为教师团队技术、产品、服务等创新及成果转化、

推广应用等提供项目激励和成果奖励。

5. 强化质量保证，建立专业群可持续发展机制。

首先，通过完善金融管理专业群内各专业诊改目标链与标准链，将专业建设与学校常态教学诊改工作有机结合。依托智能校园和教学质量诊改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构建以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为对象的大数据管理中心与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分析评判人才培养效果及培养目标的达成度，开展周期性诊断与改进工作，确保专业人才培养契合金融产业发展需要，形成内部质量保证。其次，开展第三方社会评价，与金融行业协会、专业第三方评价组织合作，推进专业群办学质量监测与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完善学生成长跟踪评价、毕业生跟踪反馈、用人单位满意度调研等反馈机制，深化专业群建设外部质量保障。再次，激发改革创新动力，强化专业群建设管理机制保障。依托数字普惠金融产业二级学院，整合和集聚“校政行企”资源，为专业群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完善专业群内部管理体系，建立动态、开放、灵活的管理机制，建立健全项目绩效评价和激励机制，激发教师从事教学改革、技术研发、政策咨询服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为专业群改革创新提供内生动力。

参 考 文 献

[1][20] 国务院.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EB/OL]. [2019-6-

- 20]. [http://www.moe.gov.cn/jyb\\_xgk/moe\\_1777/moe\\_1778/201904/t20190404\\_376701.html](http://www.moe.gov.cn/jyb_xgk/moe_1777/moe_1778/201904/t20190404_376701.html).
- [2] 谢俐. 中国特色高职教育发展的方位、方向与方略[J]. 现代教育管理, 2019, 349(4):6-10.
- [3][6][13] 教育部, 财政部. 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EB/OL]. [2019-06-2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737/s3876\\_qt/201904/t20190402\\_376471.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737/s3876_qt/201904/t20190402_376471.html).
- [4] 沈建根, 石伟平. 高职教育专业群建设: 概念、内涵与机制[J]. 中国高教研究, 2011(11):78-80.
- [5] 王来军. 基于创新驱动的产业集群升级研究[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
- [7] 阳荣威. 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控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4-28.
- [8] 张慧青. 基于产业结构演进的高职专业结构调整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7:30-35.
- [9] 董秀华. 试论“专业高等教育”——基于人才培养规格差异的视角[J]. 复旦教育论坛, 2008, 6(2):38-41.
- [10] 教育部, 财政部. 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EB/OL]. [2006-11-03].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876/201010/109734.html>.
- [11] 袁洪志.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探析[J]. 中国高教研究, 2007(4):38-38.
- [12] 易新河. 高等职业院校专业群建设探讨[J].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 14(2):66-68.
- [14] 张栋科.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行动逻辑反思与重构——基于功能结构主义的视角[J]. 教育发展研究, 2019, 39(1):23-30.
- [15] 张红. 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路径选择[J]. 中国高教研究, 2019(6):105-108.
- [16] 刘晓, 段伟长. 产教融合型企业: 内涵逻辑与遴选思考[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9(24):9-14.
- [17] 张良. 职业素质本位的高职教育课程建构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2:15.
- [18] 张君诚, 许明春. 应用型院校专业群建设的思维和路径选择分析[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7(5):24-29.
- [19]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致慰问信[N]. 人民日报, 2013-09-10.
- [21] 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 教育法导读[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64.
- [22] 唐以志. 1+X证书制度: 新时代职业教育制度设计的创新[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9(16):5-11.

## The Connotation Logic and Practice of the Major Cluster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uble—High Plan”

—Taking Zhejiang Finance College as an example

*Mi Gaolei, Guo Fuchun*

**Abstract:** Major cluster is the basic unit of technical talent training and the basic carrier of management servic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major cluster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problems in the “quality” and “structur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o achieving the goal of the “Double-High Pla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major cluste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clarify its theoretical logic, cluster logic and action logic. Four suggestions are also put forward, including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urriculum setting, double-division team and 1+X.

**Key words:** major cluster; connotation logic; practice orientation

(责任编辑 骆四铭)